

古城

台儿庄一个寻梦的地方

邮箱: zzwbk@sina.com

石桥

■ 牛飞雁

丽日当空，青霄广渺，又一个清凉深秋。古城内外，桥连水、水连桥，有的似虹霓蜿蜒，有的似鳌背鲸脊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台儿庄古城大小石桥108座，沿西门外青砖长桥入城，正北小彭河西端有平波桥；桥东百米左右有兰祺码头，再向东为署后桥，桥邻游船码头。西门正南为西可风桥遗址，断石残碣，依稀尚存；向东南不远，沿五行码头、西门码头，至五行亭畔有步云廊桥一座，如同蜿蜒苍龙，横卧于古运河上，桥廊亭柱起伏，曲折钩连，与安澜岛中百子庙相相应。安澜门后即安澜桥，门前系京杭大运河古河道，中有远波桥横跨两岸，形制奇伟，它西毗天后宫码头，远连赵家码头、四十万码头、高家码头、双月码头、当典后码头；桥东遥接闫家码头、彭家码头、郁家码头、双巷码头、王公桥码头（亦称御码头）、骆家码头、谢家码头、霍家码头。而王公河上则有王公桥、德邻桥、同济桥；月老河有大花桥、小花桥、玉带桥、装桥；正昇河上有正昇桥；小彭河直通庙汪，河东有燕家桥；龟汪向北则有后大桥、郭家桥；复兴河有可意桥、东兴桥、太平桥、扬威桥、长福桥、长禄桥、长寿桥、箭道桥、庙桥；广源河上则为广源桥、广济桥、广汇桥、至尊桥、玉涵桥；东源河与衙门街交汇处有至恭桥，东至西华门南为复兴桥；船形街东西两侧各有东顺桥、西顺桥；东兴桥东北近两半汪处则为姜桥。

这些石桥，有的突兀高耸，有的平跨河面，有的三桥襟带，有的多孔单形，有的蹲踞伏卧，有的昂首蟠龙，有的龟驮凤拥，有的雕栏护砌，有的瓦廊垂影，有的曲折回环，有的高低错落。诚可谓五步一桥、十步一河，深宅壁立，幽巷折迭，楼阁曼回，檐牙高啄，各抱地势，勾心斗角。又可云“长桥卧波，未云何龙；复道行空，不霁何虹”。花月水云，混漾交融，晴霄碧水，浸淫赤橙。高瞻俯视，远眺近凭，满目纵横者，俯拾皆桥也——河上有桥，楼下有桥，塘边有桥，巷口有桥，城内亦桥，城外亦桥，主伴圆融，不分正副，河港码头、水榭楼台，各各如生且净，各自推尊谦抑、提携相依。遥想数百年来王公贵胄、富商士子、粉黛佳人、往来游客，剩几许凌波香袜、风流逸韵、客鞋行履、鸿迹萍踪？

自古桥之作用，乃联通水陆、会接民居。若云知名古桥，国内如绍兴广宁桥、云南双龙桥、扬州五亭桥、潮州广济桥、北京卢沟桥、泉州洛阳桥、河北赵州桥、江苏宝带桥、泗水瀾陵桥、浙江溪东桥、杭州断桥、苏州枫桥等，凝结多少人文掌故、历史烟云。然不独此也，其精湛的石雕技艺与典雅的审美情趣，一如亭台楼阁、殿阁轩廊，同为中国古典建筑的精华篇章，同为造型艺术之佳构。而古城石桥，此前大多湮没于战火，唯大衙门街的广济、广源二桥尚有历史记载：广济桥，俗称丁字桥，原为木质结构。清朝咸丰七年（公元1857），由万氏出资改建石桥，桥长11.8米，高3.1米，面宽2.7米，石材系皇家专用苏州木渎镇金山石料。广济桥，又称玉带桥，清朝康熙二十五年（公元1688），由时任参将主持兴建，桥长13.9米，高3.25米，跨度6.2米，面宽2.2米。桥名系取财源广进之意，以图利市兴隆而已。然余皆残梦零星，无复查考。而劫后余生，新修桥体亦无佳名题字，殊觉叹惋。但游踪将阑，偶得一绝，题之于后，庶乎此行不虚焉！诗云：“踏遍扬州廿四桥，台城曲柳拂秋涛。清风古渡多遗韵，万里千村第一遭。”

白云深处有人家

■ 杨军 孙明春

腊月里的山村，独有一种有让人凄冷和不适应的萧条，没有了绿树如荫、鸟语花香的点缀，显得有些荒芜、清凉。举目望去：隐隐约约的几户人家、几缕炊烟；三两村民、一二牧声，苍凉中透视着奇特的清秀、静美。不禁想起古诗：“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”。唐代诗人杜牧的诗句，恰到好处地烘托出湖沟山顶村最原始的生态环境与自然景观。



这是一个有近200多年历史的山村，位于山亭区徐庄镇。因特殊的地理位置，村子坐落于湖沟的山顶，故被称为——湖沟山顶村。山顶上原来有两个自然村，十多户人家近200口子人，后来因分散、搬迁，现只剩下这一个村了。

说它是个村，其实只有7户人家。他们的年龄都在60到80多岁，只有一户是老两口，其余是孤寡老人，都是李姓。虽然就几户人家，可他们有村委会，两个老党员，有位80多岁叫李兴富的老人曾经是山顶村的支书。老人们在自家的院子里圈养了牛、羊、鸡、鸭，靠这些贴补家用。住的都是石板房、草房，有的几近倒塌，残墙破壁，凌乱不堪。山高300多米，山顶上悬崖峭壁，树木森森，还有些丘陵地带，有100多亩，老人们种植小麦、玉米、地瓜等庄稼及蔬菜，过着平淡、自由的生活。八十多岁的李瑞玉老大爷说：“年轻人都搬到山下去了，他们都有自己的事干。俺虽然老了，可吃穿不愁，自己还养了10多只羊，除了干农

活还放羊打理家事，也有零花钱。”看上去，这位老人身板硬朗、爽快健谈。他说，村里还有3个80多岁的老人，身子骨也壮着呢，打他记事就知道这山顶的人都寿辰高。

湖沟村的老支书李瑞良向笔者介绍道：“这个山顶上至今还保留着几处类似‘猫耳洞’的洞穴，相传是这里的祖先曾经住过的地方，有些老树也有几百年了，有的从石头缝里挤出来，却根深叶茂，生命力顽强。山顶四周地势险要，峡谷深邃，东面与古雪河源头、泉固山相对，西面直通九鼎梅花山，抗日战争时期，这里曾是罗荣桓将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场，山下的湖沟建立了八路军的一个司令部，山顶是八路军观察敌情和迂回作战的战略要地和集结队伍的宿营地。昔日湖沟可以说到处都是八路军红色的革命根据地。现在，山顶村虽然偏僻，人烟稀少，很少人上来，但当地政府没有忘记，十分关心这里孤寡老人们的生活。去年，在徐庄镇政府和省旅游局下派第一书记的关心和帮扶下，

湖沟村拿出4000多元为山顶村民安上了太阳能路灯，家家通上了电，接上了水管，还有修通了上山的路，使村民的生活更加方便。村里每年还选举村委，成立村委会，老人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和睦。老人们老有所乐，老有所养，儿女们都很孝顺，有的经常上山来看望老人，大家吃穿不愁。山顶村有的老人家中也出了几位大学生，有的在镇上干，有的在区里干，很有出息。”

当你走进村民的院落，看到房前屋后成群的鸡、鸭、猪、羊；院前的柿子树、核桃树、板栗寒风中岿然挺立；房顶上晾晒着的大堆玉米被冬日的暖阳照射着发出金闪闪的光亮，直愣愣地刺向天空；山坡上撒欢的羊群安逸、闲散，犹如天上的白云般飘摇浮动，给山顶平添了浓郁的生活气息。穿行其间，仿佛置身于韵味悠长的画卷里。

山居人家，简朴宁静。平淡的生活环境，养成了他们与世无争的性情，也使得他们过着幽静、舒适的日子。由衷地祝福他们。

雪花印章

■ 时培京

雪花蘸着黑夜的墨汁，于凌晨悄悄地给古城盖上阳文白字。墨汁沁入城墙砖瓦乌黑的皂角壳，古城只好是一枚青黑色的章料了；古运河则是印章的边款，停顿成白练，再剪出雪花诱导雪花，好于水和城之间开启一段起起落落的传奇。

年末雪稀少，暗合了古城边的珍惜的世界文化遗产——台儿庄古运河。为了一个洁白如白娘子的伫立与思念，为了一城不变的允诺与坚守，水不紧不慢了，茅草屋上的茅草是停歇的温暖地方。雪还是要作出一些样子，才肯漫天倾城而来。第一日，风清冷冷地贴着古运河抵达，于西城门告诉脊瓦与泥兽，扫描过大衙门街的青石，参将署里面的刀枪冻化了像浇出的糖画。第二日，天温和起来了，像船妹子摇橹出沁出温热的汗水的手。“暖雨温雪。”台湾街耍魔术的老人说：“要下雪了，老天爷要了一场看得见的魔术。”古城是表演场，不离开观众的观众有一直哗哗地鼓掌的运河。第三日，先从县丞署的鹁吻开始，想必鹁吻是一个站得高高地女孩子第一个戴上攒三聚四六瓣的雪花。

这温和的雪，期待一城诚心诚意的洁白。世界文化遗产边上

的城，是半干的宣纸洒出的墨色，雪花是她银白色的暗底花纹。手工版古城，承接天然的雪，让她为你捧出奇思妙想的勋章。簌簌雪花赶在盛开的梨花前面一街一巷的罗列，一砖一瓦的绣上，一草一木的佩戴，一丝一毫的渗透，就是皴裂的老树也因为搽上一种不花钱的化妆品“老来俏”了。

雪抱着茅草取暖。雪不想拥抱冷冰冰的铜像。拉二胡的盼着结冰，这样就有冰棍做的弦了，声音也会是透明的。补鞋的还没有收摊，再纳上一些布鞋底。剃头的旁边有许多孩子说话了：“妈妈你看，老爷爷糊涂了，肥皂沫抹在了小孩子的身上，那又不是羽绒服里的鸭绒。”在孩子眼里雪花是洗澡的泡泡。城里唯只此一家的算命先生没有算准天气预报，气得重新课上一卦，念念有词，却不让我们听到。

风刮着“百家姓”的旗帜，“这几天天天都有近百姓氏旗帜卖掉。”雪在米酒馆有了活意。碗底的米粒像偷懒的雪花，米酒是冬天里的可乐，无需木炭铜炉温酒，一城暖融融一城慵慵一城香酥酥，城老粗布裹着的，城像蓝印花布一样印染就有了故事。

那欣喜的是箭道街的馄饨摊

煮出温暖的向往。荒芜，于热气腾腾的中舒展，春在白瓷碗。馄饨鼓鼓的肚子，迫不及待提示万物萌发。雪，啾啾啾啾絮絮叨叨拉家常一样，不冷不热，走着不累，汗津津的。不知不觉，红灯笼点燃了雪的白色火焰。

雪花，一个必不可少于古城冬天盛开的花。势必铺张扬厉，暖场才有像女旦一样素净雅致的脸庞（飞红是灯笼）。古城，一张上好的古宣纸，倾倒入上月河街江南戴春林的水粉金粉。一场雪，打碎了漕帮镖局金库里的金砖银锭；一场雪，卷白了道昇酒坊的酒旗；一场雪，卢雪剪纸艺术馆的剪刀成金色的了。那五个字，愈加黑亮，流动成墨色的运河，又好象是一只从清朝乾隆年间驶来的叫做“天下第一庄”的船。

古城沉静下来，继续沉淀发酵，像雪花酿造的千年陈酒。雪仄身于中和堂的砖缝，像愈裂霜抹平了旧日时光；仄身干枯的树枝，和新关帝庙的结香一样叶子簌簌花始开；仄身于驳岸，看着渔火中的孤客吟出一句好诗。

空白之美，千年的古城谁也不能够一时间说出说尽，雪还是细细走来，咯吱咯吱的声音像春的急急切切，落下一颗像台儿庄古城那么大的雪花印章。